

贵州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十三辑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

贵州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十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
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主 编 冯 楠

鲁 颂 曹盛达

责任编辑 刘先庆 兰东兴

5A3160

贵州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十三辑

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贵州三维电脑排版彩印公司印刷

1996年12月第一版 1996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字数：15万 印张：7.68

黔新出（96）内图资准字第143号

印数：1—3000 内部价：5.50元

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

目 录

贵州优级师范选科概况	韩汝煌	(1)
从动的方面补充“贵州优级师范选科概况”	丁宜中	(6)
科举停后贵州官立小学的前前后后	赵鲁丞	(12)
贵州大学堂创办的略历	刘 勋	(20)
贵阳青山书院改办学堂的经过	殷亮轩	(23)
贵阳县教育会始末	贾功台	(29)
二十世纪前期的威宁教育	安永松	(33)
我所知道的贵州陆军讲武学校	王伯勋	(37)
抗日时期贵州大学的政治风气	刘朝明	(41)
回忆贵州话剧的创始和发展	朱梅六 贺梓侪	(45)
<hr/>		
从贵州情况看国民党政府货币政策失败的经过	袁树三	(51)
万山汞都近代史略述	丹 青 尹 疆	(56)
安顺“三刀”简史	薛士贤	陈国经(78)
抗战时期的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	桂锦洋	金法棟(83)
民国时期安顺商民请愿反对重税	陈国经	丁光全(93)
记解放前的贵州省商会	冯程南	(97)
贵州卷烟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	黄英民	(109)

回忆国统时期贵州第二次县长考试	贺国鑒(134)
贵州第一届参议会与贵州国民党的派系组织	张异連(139)
 “蒋委员长行辕”与“息烽大学”	
——记息烽集中营	韩子株(144)
纳雍县一件草菅人命的惨案···王晴初口述	裸新雨整理(153)
 天柱“贵州抗日救国军”	
秦 旭(159)	
抗战初的征兵机构——贵州“镇遵师管区”纪略	李世亨(170)
关于“二·四”被炸，云贵监察使署曾弹劾吴鼎昌···	
徐泽庶(174)	
抗日战争期间贵州省县(市)政工作概况	
张文駿 袁树三(177)	
忆贵州妇女战地服务团在一〇二师参加抗战纪实	
戴璧玲(195)	
 夏同和传略	
夏允仁 金培志整理(206)	
我的父亲龙骧	龙永洪(209)
有关张道藩的片断回忆	吴行中(221)
谌志笃传略	谌伯印(225)
 梵净山的变迁	
刘龙材(232)	
重安江铁索桥	邵玉生(239)

贵州优级师范选科概况

韩凌煌

我是一个贵州优级师范选科毕业生，从毕业到解放后整整的在教育界工作四十年，现已年老。回忆在旧社会时代，这个师范学堂的情形，今把它略述如下：

(1) 创办时间——公元 1908 年(前清光绪 34 年 3 月内)系奉部令开办的。

(2) 学堂地点——在今贵阳市雪涯街，是合并丁公祠、雪涯洞、昭忠祠三个地方而成的，并新建学生宿舍一所，教室两座。

(3) 开办的目的——当时为培养中小学师资。按照那时前清奏定学堂章程，各省应办一所优级师范完全科，以储备中学和初级师范教员，限定招中学毕业生和初级师范毕业生，入堂肄业，定期四年毕业，第一年为预科，二三年为本科，等于大学程度，这时，贵阳只有两个中学，一个是贵州通省公立中学，一个是贵州官立中学，均因开办的时间不久，尚未有毕业生(那时普通中学是五年毕业)。若要办完全优级师范，学生入学资格便成问题，但这时又急需中学教师，只得从权变通办理。前清学部便仿照大学专修科的例，如果没有完全中学毕业的省份，可先办优级师范选科，招收普通中学二三年优等生，及简易师范毕业生(简易师范是一年毕业)或旧日的举贡生监等入堂肄业。

(4) 修业年限——三年毕业。第一年为预科，第二三年为本科。

(5) 入学手续——学生入堂，须填具志愿书，并缴纳保证金十元，毕业后退还。在学时间，学生一律住宿。伙食、书籍、制服，由堂内供给。

(6) 编制及课程——学生共两班，约 120 人，第一年为预科，分甲乙两班，第二三年为本科，分文科、理科两类。预科科目有国文、伦理、算术、历史、地文、教育、动物、化学、体操、音乐、图画、英文等，第二三年为本科，有主要课及普通课的分别。入文科的，以中外历史、中外地理、法制经济为主要科目，外语为日文。入理科的，以数学、理化为主要科目，外语为英文。此外如教育学、伦理、体操等课，文理两科均有，只没有国文。

(7) 职员——有正副监督二人。正：唐尔镛——前清内阁中书。华之鸿，贵阳大资本家，因捐资办学，清政府给予四品顶戴。教务长一人，任可澄，前清内阁中书；监学前后共三人，孟瑞廷、李祖峰、卢小香。会计一人，涂立成；庶务一人，周蔚文。医务人员一人，王万之，文牍书记数人，教员若干人。

(8) 教员姓名及担任课务——国文，陈雅苏，前清举人。伦理、乐彩丞、陈雅苏、李祖峰，均前清举人。算术，陈雅苏、孙敬之，孙为日本留学生。物理、博物、图画，黄千夫，前清秀才，日本留学生。英文，叶采生。日文，落合兼光(日籍)。教育学等，王仲肃，前清举人，曾留学日本。中外历史，任可澄、钱效蓬——前清举人，京师大学堂毕业。中外地理，任可澄、李润庵——李系湖南人，湖北舆地学会毕业。体操，孟瑞廷，本省武备学堂毕业。陈崧甫，本省新军营管带。姚荣廷，武备学堂毕业。

刘文炳，新军营队官，前后共历四人。音乐，孙敬之，化学，陈梓和，北京京师大学毕业。法制、经济，金壮春，前清进士，日本留学法政，分发贵州知县，湖南人。曹季伟，前清举人，天津法政学堂毕业。地质、地文，陈梓和、王仲肃。

(9) 略述教管情形：关于教材方面，因为当时无审定教本，各科均用讲义，由本科教员自行编纂，油印分发学生，有时也照抄黑板，至于内容，科学中如教育学科，法制经济等，多取材自日本。国文则选授桐城吴氏古文读本。惟伦理一科，系乐采澄先生讲授，所采教材，大致以德育鑑为基，将伦理内容，分为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国家的各方面来谈，思想上颇觉进步。乐辞职后，继任者为李祖峰先生，它是一位旧道德的老夫子，年已五十余岁，最崇拜宋代理学，它的讲义，大都是采取宋儒学案内的一些语录，不外乎周、程、朱、张所说的话。有一次他讲文天祥的正气歌时，他说天地之间，只有浩然之气，并无所谓空气氧气炭气等，学生引为笑柄。中国历史，系任可澄先生讲授，因他长于健谈，声音又亮，引据渊博，颇受学生欢迎。李润安先生讲授地理，一面在黑板上绘图，一面解说，对于山川形势，了如指掌，学生受益颇多。至于管理方面，两班学生，只有监学一人负责，他的任务，只是关于学生请假和早晚清斋的事，课堂内的缺席登记，系由学生轮值，监学并不过问。记得有一位代理监学周某，其人势利成性，他清斋时，见到学生中的贵族子弟——因同学中有一小部分是贵族子弟——它便和颜悦色的对待，如衣冠穿得朴素一点或外县同学，他便板起面孔作起威福来对待，有人比他像汤清——川戏中演古玉杯的丑角——学生多半看不起他。至于考试方面，一年分为两次，一次在暑假前举行，一次在寒假前举行，月考则间月举行一次。

这个学校，因为没有办第二期，故无升级留级之说。监督唐尔镛先生，对于学生方面，感情尚属融洽，但他只为重国文及品行两项，其他科学不甚过问，以故学生也多在国文方面下工夫。

(10) 经费来源及教员工资——经费完全公款，每月向政府支领。职员，如监督、教务长、监学、会计、庶务、文书、医务人员、工友，用月薪制。教员则以钟点计算，分专科与普通科两种。任专科课，每小时支生银(此时尚无银元，公私均用银两)一两五钱，任普通科课，每小时支生银一两。

(11) 学生的年龄——从毕业时来计算，最高的达四十岁以上，最低的十八岁以上，平均年龄约在30岁左右。

(12) 毕业后的出路——按照当时奏定学堂章程，学生毕业考列最优等者(当时以八十分以上为最优等、七十分以上为优等、六十分以上为中等、不满六十分为下等)须到北京学部复试，比照完全优级师范中等奖励办理，以部司务分发各部任用，考列优等中等者，俟服务年满(当时服务年限尚未有明文确定)，比照完全优级师范下等奖励办理给师范科举人，并加中书科中书衔。此次毕业，文理两科共百余名，列最优等的只有二人，文科为田璞，理科为丁照普(号宜中)，其余均系优等中等，他们二人曾到北京去复试，不久，武昌起义，前清政权瓦解，没有结果而归。

(13) 今日的回忆——在前清末年所有办学的人与求学的人，大都是抱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不外是为个人前途着想，说不到什么教育是为人民服务，更不知道教育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。那时办学的人，大半是官吏或地方绅士，他们在任职期间，既可以得到优厚的薪资，办到一班学生毕业后，又可以

博得不次的升迁或保案，所以名誉上虽在办学，实质上也同做官一样。至于学生方面，那时因为科举已停，知识分子欲求出路，不能不进学堂，况师范既不收学费，并且供给伙食、书籍，毕业后又可以派充中小学教员，服务年满，且得到举人中书的出身，也同科举时代一样，所以在招考时，省内外和外县来报名应考的非常踊跃；当时所取的名额，只不过 60 名，但是应考的人却有数百之多（此次政府只限定办两班，即文理两科），学生中有半数是由通省公立中学二三年级优等生选拔来的，外面招考的，只取 60 名，例 120 名之数，孰知毕业后未满一年，便是辛亥革命。事隔五十余年，前日同学百余人，现存的只不过百分之几了。再谈谈毕业后的一点情形——这个学校本来是为造就师资而设的，但是在封建时代，所学终非所用，名与实总是不相符合的，学生毕业，政府并不过问，也无所谓分配工作，若要就业，只有自找门路，同是一个学校毕业生，有的进入政界，有的进入军界，有的从事教育，也有在家赋闲的，俗语说——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便是旧社会的一般情况。入民国后，军阀执政时代，这种现象更是不堪设想了。

从动的方面补充“贵州优级师范选科概况”

丁宜中

韩汝煃同志写有“贵州优级师范选科概况”，提供了当时组织上和教学上的一般性资料，已极详尽。现在我从动的方面略作一点补充。

（一）学生来历的差别

初入学时，编在预科的甲班的 60 名学生，系由通省公立中学二、三年级优等生选拔来的，多富裕人家子弟，（有被选拔而不乐就的，似以为非大学正途，如文宗潞等，尚得到特别表扬。）意气风发，自负不凡，颇轻视由外面考取来的杂牌学生。这些学生，大概生活情况较差一点，贪图这种学校不收学费，并有供给伙食、制服、书籍的优越条件。（我系以简易师范毕业生考进去的，亦属外来生。）有一次我等住在较远宿舍的学生 12 人排队去上公共教室，迟一分钟，当时值日生聂瑞麟即报告某等 12 人全体缺席，话刚完，我等即进入教室，是其一例。后来按各人志愿混合编制为文、理两科，相处日久，这种界限才消失。

（二）学生思想的变化

韩稿说：当时的师、生，都是以求官为目的的，大体说来不错。不过师、生两方究竟有一些差别，师方确是拿办学来作猎官阶梯的。学生方面，因受清廷腐朽、列强横暴及城乡种种不平现象的刺激，并和社会上一些进步分子的互相吸引，开始发

生变化：

①与同盟会的接触：以王文华为首的少数学生，已同当时著名的同盟会分子张铭往来，受到他革命知识的灌输不少，其详虽不得知，但可断言确有其事。

②对《民报》的喜悦：有较多的学生喜欢阅读《民报》，到处搜求传观。我就曾经将其中孙中山先生的小照翻印出来，暗中送人。

（三）师方教育重点

办学时期虽已在戊戌维新以后，但教育方针，还是循着忠君爱国，显亲扬名的传统。唐监督置重点於国文，以为只要国文好，其他学科就没有不好的。所以体操教员对于监督认为擅长国文的学生，体操分数也得多打一点。唐监督最垂青的是申（怒）、田（璞）两学生，常举作模范。其实他们并非干才，即国文本身，也不见十分高明。与我很熟，一同选拔到北京复试的田璞，做起文章来，似乎洋洋洒洒的，但一写信，就不大清楚，申怒也看不出特长来。倒是其中的王文华、双清、唐忠等都具有才华，颇能任重。年龄不过十八岁，比我还小一点的向谊，习篆书，精《说文》，颇有文学天才，唐监督都反不大重视。我在分科时，以为文科比较容易自修，理科非凭借机械钻研不可，坚持要学理科，唐监督尚引以为憾！

毕业时不知学校和提学使署方面闹什么意见，一般毕业分数都很少，勉强凑合出两个最优等应付送京复试。

附述一有趣的对联：博物教员黄禄员先生试题，常须默写整段，学生苦之，讽刺为文明试验。仿陈冠三有名的头桥联语，凑成一联：“温课斋中，说到一声考也，叹试验文明，出题便入幽冥路；看分榜下，魂随名字飞哉！幸躯壳尚在，敲钟还上会食

堂。”这恰与在文学部复试时的情景相照映。

(四) 慈禧太后仙驭升遐，光绪皇帝龙驭上宾

两宫冠冕堂皇地死去，代监学周蔚文先生出来宣布，说到“食毛践土”等类话头，学生不觉失笑。例应设位哭灵三日，集合在通省公立中学大礼堂，学生有时像煞有介事地嚎啕大哭，有时又发出一些怪声来，难于成礼，只好敷敷衍衍地混过去算了。

(五) 意图宣传鼓动

1910年(清宣统二年)英据片马、日灭朝鲜等问题发生，我时当学长，王文华向我说：得到某些方面的消息，清廷如何紊乱，外患如何严重，中国岌岌可危等传说。我明知他是希图激起一种风潮来，以便从中利用，我会意地答应当众宣布，耸人听闻。结果因为条件尚未成熟，效力并不大，还激不起社会的动荡来。但足以说明学生心理，惟恐天下无事，乐意引起一种变局。

(六) 北京学部的腐败

我和田璞赴京复试，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去的。因为奇异的部章：优师本科毕业生全体到京复试，优师选科由最优等生代表复试，如果代表生考差了，以下依次降等。那么，我两人如考优等，就要带累本校考取优等的降为中等，中等降为下等；如我们考成中等，就要带累本校考列优、中等的一律降为下等；如我们考成下等，又不知以下如何降法，代表怎能担得起这样的重担呢？硬着头皮进入考场，题目一出，有甘肃考生某马上昏死过去了。本来是考历史，用不着出死板的经学题，但题目是“汉武帝表章六经，罢黜百家，其当时群经授受的源流如何？试详述之。”我是考理科的，与我无关，同我去的田璞，恰巧坐

在我的旁边，他低声说：“怎么搞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曾见《新民丛报》有一表解，系统地介绍子夏传诗经，又转授某人，诸如此类，颇为详明，可是我记不起来了，好在上文有‘表章六经，罢黜百家’你就此敷衍几句算了吧！”

又考到数学来，全场考生，似乎都很吃力，我出场时，同考多人围着我问：“你怎样办？”我说：“代数是四次方，我分解了它一下，就得到结果了。三角题，我反复推算，总是得负数，所问的山高，还没有出土，我只好听其埋藏在地下算了。也许高明的先生们，故意布疑阵来考验我们吧？大家说：“哦！”彼此相约，详细研究一下。后来发现题是根据江苏教本出的，（出题人许是江浙籍，关心同乡。）因为他太懒，照抄下来时，既不略更数字，又不加校对，把关键处抄错了，所以所要测的山，还没有爆发出来。四川生来和我商量：“我们去告他！”我说：“怎样告呢？”他说：“向平政院起诉。”我心想他究竟精灵一点，我就答说：“你们看着去办罢！”接着榜发，四川生也名列最优等，用不着再多事了。

（七）辛亥时期

我们毕业是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，我和田璞出来复试，其他毕业生除注视着我们复试结果外，自然也要分头就业，也有几人走北京，谋升学，或另找出路。我们天各一方，情形不大明了，在那种旧社会里面，就业也不甚容易，辛亥革命以来，局势开展，各学生多在任、唐老师领导下活动，后来我也曾追随过一个时期。但我是复试榜发后，不问下文如何就匆匆南下，想到武昌去参加起义后的活动。因为路走不通，停留在上海、南京方面，就参加了上海北伐联军总司令部、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及首都卫戍总司令部的工作。并由黄兴、李楨（同乡）介绍入

刚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，后来因为党逐渐腐化，和他的关系也就淡下去了。就是当时参加工作的总部，也因多系旧人把持，事无可为，次年（民元年）我即转回家乡了。

同在沪、宁活动的同学，有张继镛、许朝卿、朱峋等，在社会活动方面，大家曾从事办学、办报、募捐、开讲演会等等工作，亦由人事复杂，收效并不大。

（八）护国护法以来

王文华在辛亥革命初期，已投笔从戎，随其舅父刘显世，由队管、管长、团长，升至司令、总司令，在护国战役中，提兵出东路，击败了袁世凯派赴西南的部队，建立了显著的功劳。后来又和刘显世发生矛盾，半为个人私图，亦能走向孙中山先生较新的路线，想在贵州开辟一点新局面，在他的影响下，有“群道社”、“少年贵州报”等组织，刺激社会前进。因手段问题，演成“民九”事变，两败俱伤，尚待论定，不过就大体上说来，他还是可以有为的。其他同学，多出入于中下僚，按部就班地办事，或不免沾染国民党统治阶级朽腐气习，还原干禄的面目，少可记述。

（九）任教务长（可澄）的晚年

任教务长在办学时期，即以宪政党领袖随梁启超的进步党作政治活动。辛亥革命时，与自治党暂时携手，旋复破裂，斗争加剧，错综复杂，颇难分析。无论在学校、离学校，以及事前、事后，我都没有听到过他对某一事件作原原本本的述说。即在护国之役，有所建树，亦未畅谈过。偶尔自行提到往事边缘，或同学们语言触及时，只长叹数声，以为地方党争，不是好事，并不加以深论。独对诗文有所启示时，滔滔不绝。晚年致力于《贵州通志》的续修，成书百余册，校原著宏富，精审得多，对于

本省文献，贡献实多，其书断代至清末止，示意余事留待后人定论。他曾和他的亲戚田君亮同志说过：宣中颇有天资，学业上应有成就，可惜因为我们做官，也拖带他出来做官，不免误了他……（我虽只暂时直属于他主管的审计处，其他都是在外自辟蹊径，但总是有影响的。）可见任先生认做官并不是好事。他又曾和王若飞同志（安顺同乡）谈过两次话，也感觉到过去政党不足有为，应该改弦更张，但不久即下世，亦无法再有所表现了。

科举停后贵州 官立小学的前前后后

赵 鲁丞

1906年(清光绪二十三年)贵州新设提学使,充任者陈荣昌。到任伊始,见着贵州自科举停后,省垣开办贵州大学堂,及贵阳高等小学堂而外,只在有些县开设几所中学堂,其教育系源十分紊乱。当时为正本清源计,毅然裁撤一切,从新由根本上,创办直辖的两小学,为各县模范。特在省中开办小学十堂,谓之“官立小学”。使各属有所规仿,就城北正本书院(俗名北书院)开设贵阳高等小学堂,委任周恭寿为总堂长。

十 堂 地 址

高等小学一所(后来改称省立模范小学)。就大坝子将弁学堂地址改建。另就旧日有保甲局改办的半日学堂八所,设立第一至八初等小学,皇经阁为第一堂,指月塘为第二堂,药王庙为第三堂,正新街芦孝祠为第四堂,大南门外王公祠为第五堂,次南门外回龙寺为第六堂,北门外三官殿(庙宇)为第七堂,六广门外轩辕宫(轩辕宫有两个,一在城内正新街)为第八堂,又于大兴寺设第九堂,共计十堂。

学 生 的 招 收 和 程 度

高小学生,以合并师范传习所和师范简易科两处(都是当时暂设的教育单位)的附属小学学生为对象。这些学生都是科